

51721

24

· 潮剧传统剧目 ·

女 胎 月

江 流 卢 煤 整理

广东人民出版社

1236.65

時間：明朝末年

地點：山東

人物：卞學古 卞周氏 卞胭脂 鄂秋隼 毛大
龔王氏 宿介 宿金氏 宿田氏 老仆
吳南岱 書吏 施文耀 侍者 張小閑
鄧一官 楊三 地保
快捕、解差、衙役、隨從等若干人

第一場

〔山東東昌城郊，桃紅柳綠，春色宜人。王氏手系紅帕，搖擺地上。〕

王氏：（唱）家中無伴愁越多，
青春不再任蹉跎，
得歡樂時且歡樂，
錯過春光徒呼奈何！

小婦王氏，配夫龔三郎，良人經商，一年居家無三月，昨天又出外去了，丟下妾身，好不寂寞。今早是清明佳節，伴同胭脂妹妹，來此東郊游春，散散心頭煩悶。（四下觀瞧）哎呀！

（唱）桃紅柳綠景致好，
踏青人兒如投梭！

回头叫声胭脂妹……

妹噲！到这里来！

胭脂：（内）来了！（上）

（唱）观过了，鸳鸯池中双戏水，

抬头望，美景迷人唤声催！

王氏：胭脂妹子，你看这边桃红柳绿，真个大好景致啊！

胭脂：呀！（观玩风光）

（唱）这里是……

春桃万树花堆锦，

细柳千条色泽新，

迎面熏风香扑鼻，

无端惹起女儿情。

王氏：哈哈，不曾看出，妹子还会吟诗哩！

胭脂：嬷嬷，休要取笑，这算得什么诗呀？

王氏：我来问你，是哪家少年，看中了你这个大闺女呀？

胭脂：哼呀！嬷嬷又来说笑了！

王氏：怎么说笑？你不是说惹起了女儿情么？

胭脂：那是我一时随口说出，嬷嬷偏欲取笑。

王氏：哎哟哟！你怎能瞒得过我，你早就想嫁一个如意郎君了！

胭脂：（羞愧又不满）嬷嬷你呀，真会气人呀！

王氏：（戏弄地）你看，美貌少年多多有，你就随便选他一个罢！（说完即走，胭脂追逐向左下。鄂秋隼从右边上。）

秋隼：（念）每逢佳节倍思亲，痛念亡妻愁煞人！

胭脂：（从左欢跃上）哈哈！

〔不意与鄂秋隼打个照面，止步凝视，鄂惊喜抬头一望。〕

王氏：（内）胭脂妹妹！（自左追出，见鄂，热情趋前）啊，鄂秀

才，(整衣施礼)秀才从何而来？

秋隼：(低头作揖)扫墓归来。(要走)

王氏：(拦住上前)可怜秀才娘，青春去世，还请秀才宽怀为是
啊！

秋隼：多谢婆婆关怀。唉！(微微作揖，夺路便走)

(胭脂悄悄望着鄂生背影，王氏也目送着他。)

王氏：(自叹)真是可惜可怜……(回头见胭脂仍目不转睛地
瞧他，又不禁暗暗喝采)哎呀呀！似你这般才貌，若得匹
配伊人，也不虚度此生！

胭脂 (羞赧)婆婆，你真讨厌呀！

王氏：你讨厌婆婆来得不凑巧，惊走你的……，是也不是？

胭脂：他行他的路，我看我之花，你来与不来，与我何干呢？婆
婆切勿乱讲。(又忍不住偷向鄂的去处遥望)

王氏：哎哟呀，还在假硬呀！我不乱讲，是你却在乱想啊。看你
刚才模样，心魂早就跟着那人去了呀！(胭脂打了她一
下，但她不理)你可知他是谁？(胭脂不答)你听我道来
啊！

(唱)这书生……

美书生，姓鄂秋隼是他名，
世代书香孝廉后，
家住南巷閤閤门庭，
一月前，他娘子不幸病亡了，
正待议娶续妻荆。
你看他，仪表潇洒，
多么温厚忠诚，
身为秀才人儿俊俏，
真是难得的年少书生！

胭脂：嬷嬷怎知得如此細詳？

王氏：（唱）为嬷嬷家在南巷，

与鄂秀才是近邻，

妹你对他果有意，

我当为恁作冰人。

胭脂：嬷嬷，你真是个……

王氏：是个喜做好事的好人呀！

胭脂：（羞答答掩面，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来）嬷嬷！

王氏：如何呢？

胭脂：（正色地）嬷嬷請勿見笑，你看这千紅堆錦，哪一朵合得
嬷嬷之意呢？

王氏：哪一朵？嬷嬷若是似你这般年紀，定然选中剛才书生那
一朵，他有如花中之王的紅牡丹哪！

胭脂：啊！嬷嬷勿再說笑，提起紅牡丹，前日托我代綉的帕，正
好綉成綠叶扶牡丹！

王氏：如此，为嬷定然不負妹妹，与恁作成就是！

胭脂：（羞，喜不敢言）嬷嬷！日已不早，俺可回去！

王氏：好好！心中有事，当然着回来去，手帕既然綉就，何不就
此同往你家，快与我取那紅媒喜帕去！（胭脂含羞点头）
取了手帕，我更忘不了你的事哩！（胭脂含羞掩面）

胭脂：嬷嬷来呀！（先下）

王氏：哈哈！

（唱）小胭脂你虽未开口，

心中早以先应承。

这正是，未語人前先腴腆，

半推半就未敢吐真情！

哈哈，来取新手帕了呀！（搖摆着下）

(閉二幕)

毛大：(上，念)小子生來好游蕩，

日走花街夜賭錢，

青樓李姐我供養，

一日無賭手頭癢，

生來好嫖賭，

日夜落工夫，

欲做大豪老，

賣盡祖田厝！

小子毛大，爹娘在日，田連阡陌，金滿箱囊，誰知爹娘死后，被我夜嫖日賭，弄得家無寸鐵。昨天時運不好，輸得一干二淨，且喜今日騙來幾兩銀子，還是賭場去圖個翻身吧。

(唱)舉步向前用目望，

紅日高挂照粉牆，

不覺來到櫻桃巷，

哎呀，王氏嬌嬌在那廂。

我毛大，常常將你想，

今日狹路相逢，

真個福不淺！(看科)

哈哈！

(唱)見了王氏，神魂飛上九天。

宿介：(內聲)走！

毛大：(回頭，作王氏、宿介相逢科)

(唱)暫遠避，靜看端詳。

〔毛大一邊下，宿介上。〕

宿介：(唱)南風不比北風涼，

家花豈如野花香，
旧情未斷，使我流連。
密密欲到龔家去，
愿得神女会襄王。

小生宿介，前与龔家王氏有私，今早得訊，她夫出門經商，适才見她与一女子，游春回来，不免乘此机会，上前拦住，与她訂个今宵欢会之約。速速追上！（圓場，王氏兴致勃勃地两手紡着新手帕上）

王氏：（唱）辞別胭脂回家轉……

（宿介悄悄地在王氏身后以扇拍其肩）是誰？（回头一笑）原来是你呀！

宿介：不是我宿介，还有誰人敢接近你呀？

王氏：我今已出嫁，不比先前，在这大道之上，怎可偷偷摸摸，倘若被人看見，豈非不便。

宿介：这里并无行人，何必担心？我来問你，适才与你作伴女子，究是何人？

王氏：你問她何来？难道你这东昌才子，又想沾花惹草不成？

宿介：小生怎有此心，只是隨口問問而已。

王氏：如此就不妨告訴于你。适才女子姓卞，名叫胭脂，是牛医卞学古的閨女，品貌非凡。只是可惜呀！可惜你已娶了秀才娘，若不是我，娶得她身，那就真有福氣呀！

宿介：这等，真是恨不相逢未娶时了！那胭脂为何还未出嫁呢？

王氏：只因他爹一心高攀門戶，可是富豪之家，又有誰肯和牛医攀亲的呢？

宿介：如此說来，豈不誤了佳人青春了！

王氏：适才南巷的鄂秋隼扫墓归来，胭脂一見鍾情，我因三郎

出門，不得离家，你回去之后，便教那鄂秀才，前来下聘如何？

宿介：这个……

王氏：君子成人之美，有何不可呀？

宿介：好倒是好，只是不知胭脂家住哪里，如何代傳？

王氏：胭脂就在街口大厦对門院子里，右边是她爹娘的房屋，左边便是她的閨房。

宿介：（听后作科）也好，我就与你代傳。

王氏：鄂秀才若是中意，你就說我王氏，愿做个紅媒，成其好事。

宿介：我定与你代傳。妹妹，聞說三郎外出，丟你寂寞在家，今晚你我何妨重叙……（科）

〔內毛大装腔咳嗽。〕

王氏：（一惊，揚起手帕四顧）速速回避吧！（兩人分頭四顧，沒有人來）

宿介：并无人迹。（見帕、搶帕）这是什么？

王氏：（王氏要搶回，介不給）搶不得呀！（又要搶）

宿介：（避开）搶不得也要搶！（揚開來看）哎呀！綉得好，綉得妙。（要藏）多謝娘子了！

王氏：不可呀！这是胭脂代我綉的，怎可送你？

宿介：誰人綉的？

王氏：是胭脂与我这媒人綉的。

宿介：（再看帕）果然不差，既是胭脂綉的，送我又有何妨，就作为傳訊之礼吧！（以手帕于王面前一揚，即收入衣袖）哈哈！

王氏：也罢！只要你代她傳訊，成其好事。請！（要走）

宿介：哎，你怕些什么啊！

(唱)今日里，游春之人成千万，

游春男女語猜猜，

一年难得阳春节，

春光一去不再来。

王氏：有人来了！（宿摇摆着下，王望着他，毛大上）

毛大：（唱）春光过，花儿落，

徒呼奈何太不該！

（走到王背后）好嫂嫂，这边有礼！（一揖）

王氏：（回头見毛一怔）毛大，你施礼何为？

毛大：你夫三郎不在家中，我毛大无妨学那前面书生，也来談叙一番。

王氏：唉！你这无賴，誰人理睬你！（拂袖要走）

毛大：哎呀！（拦王，三避三拦，王夺路，毛大拉王袖，王恼頓足，王下）哎，你免用假正經仁。哼！

（唱）可恨王氏不理睬，

假装正派不可犯，

你与宿介暗来往，

如此这般我知端。

几次挑你不上手，

定欲揭破你行藏，

到那时，揭开蒸籠就是糶，

看你識人不識人？

可恼！

（二幕下）

第二場

〔离上場几天，胭脂臥房，胭脂慢步到榻前。〕

胭脂：（唱）深春日暮近黄昏，

春愁春梦欲断魂，

恼恨春归无寻处，

空余残花与泪痕。

自从游春回来，已有数日，鄂生声音容貌，早晚盘桓在心，不觉之間，却是懨懨成病了。哎！

（唱）思鄂生，少年英俊，

謙恭有礼文质彬彬，

好事能成，我愿得偿！

王氏孀孀为媒妁，

教他下聘早見高堂，

什緣由，未回訊，

莫不是未曾把言傳？

莫不是，官家子，

挑門风嫌我微寒？

苦了我，日夜长思量；

愁悶在心中……（坐床上）

学古周氏：（上，念）胭脂女儿身患病，

真教二老愁挂心腸！

（进房）

女儿我仔，身体究竟如何？岂会好些？

胭脂：双亲，女儿并无重病，望免操心！

周氏：（对女）咳！虽说你爹也是医生，只是单会医牛，对于女儿之病，却是一点本事都无呀！

学古：胭脂我仔，你既非伤风，也非咳嗽，究竟是何症候，可要服些姜汤，发散一下啊？（女摇头）

周氏：你今茶不思饭不想，莫非有什么心事？

学古：什么心事！莫非中了邪气，着了疯魔？

周氏：我惨喲，那着快请道士到来驱邪赶鬼呀！

胭脂：爹娘不用愁挂，女儿不适，休养数日，就会好的。

周氏：待为母今晚来伴你，今夜欲食欲饮，也方便些。

胭脂：慈娘不必操心，女儿实非重病，静养几时，自会痊愈，还请双亲回房安息！

学古：时已不早，你应早些安睡，待为父明天找些草药吃吃。
（对周）把窗关了！（周关窗）

周氏：也罢！女儿还是早些歇息吧，有事才叫为娘！

胭脂：是！（跟着送上，周带上门，胭脂上門）

学古：又多一桩心事了！（与周氏叹息下）

〔胭脂回榻挑灯，初更鼓。〕

胭脂：呀！（唱）耳听谯楼鼓频催，

胭脂心事告与谁？

心中系上相思线，

剪不断呀摆不开！

待佳音，盼喜讯，

春风何时入罗幃。

（自语）胭脂啊！怎么如此痴情呢？……（伏桌睡）

〔二更鼓。〕

宿介：（内白）走！（夜行上）

(唱)更深夜靜，

佳兴如云，

得隴望蜀，

急步如趨。

多少风流才子客，

要作鼓琴效相如。

想我日来，在王氏口里，再次探得櫻桃巷絕色女子胭脂，有意鄂秋隼。(窺科)淑女如此多情，怎甘輕易放过？如今乘此夜靜，假冒秋隼名字，問津来了！(圓場)呵！大廈在此，对面卽是她家。(科)柴扉紧閉，如何进得呢？王氏說道：院旁有道矮牆，向前看来。幸喜牆垣尚低，待我来！(跳牆、辨房科)果然不錯，这边葯味冲人，乃是卞老放葯之处。(觀另一边)高窗南向，正是胭脂住房，佳人必定在內，待我来。(輕輕敲窗)

胭脂：(科、唱)何处驟来敲牖声？(醒科、敲窗声)

弄得我好梦难成！

宿介：胭脂娘子开门。

胭脂：呵！(惊慌)难道就是鄂郎到来？(对窗)深夜敲窗，你
是何人？

宿介：娘仔休要惊怕，小生鄂秋隼，特为看望娘仔来的！

胭脂：(愕然)哎呀！

(唱)来的果然是鄂生，

待开门来将他迎。

且慢！

你为何夤夜来到此？

宿介：(接唱)为向娘仔酬深情。

胭脂：呵！鄂生呀秀才，奴之思君，原为百年相聚，非求一夕

之欢，你若果真相愛，理宜快遣冰人，前來議親，若說夤夜私會，奴家千萬不敢從命。

宿介：娘仔說得有理，小生也是衣冠中人，豈能行非禮之事。只是請媒下聘，也須耽擱些時。昨聞娘仔有意，故此不避險阻，到來探望。如今只求一見，不敢他求，還請快些開門啊！

胭脂：（作訛進科）不可，不可啊！

宿介：（唱）娘仔施側隱，
念我一片深情。
我為你踰牆越壁，
我為你展卷不成。
深夜里誰人知覺，
望勿作銀河別雙星！

胭脂：秀才有心于我，何必急在一時？

宿介：（唱）听言語疑在胸，
道是有情却无情，
你說什麼屬意于我，
只怪我秋隼輕信。
你既然是無意相向，
又何必寄語冰人？
娘仔若有憐憫意，
即速開門莫遲停。

胭脂：這……

宿介：娘仔，快快開門，小生親見一面，死也甘心。

胭脂：且住，想他一片真情，且又如此呼喚，倘被雙親覺察，將如之何？

宿介：快些呀！

胭脂：罢！鄂郎呀秀才，念你一片真情，奴家让你一見，即便回去，若有他求，决难从命。

宿介：得見娘仔一面，慰我相思之苦，便当回归，决不爽約。

胭脂：如此，待来！（开門，宿入內即吹灯、掩門）你敢如此，意欲何为囉？

宿介：得見芳容，小生十分感激，若得一亲芳澤，更是三生有幸了。

胭脂：且慢！你竟敢如此举动！

宿介：（惊住）娘仔海涵，适才魯莽，是秋隼一时之錯。娘仔責备得是，責备得好。只是今晚一别，后会何期？今求亲賜一件信物，作为今后相会之証。

胭脂：欲你冰人求亲，何須信物。

宿介：有了信物，我才放心。（边說边找，发现綉鞋，拾起暗喜，掏出王氏所贈手帕一裹，往袖一塞）好好，此物足矣！后会有期！娘仔請！（出門下）

（二幕下。毛大跟隨上。）

毛大：（唱）通宝无灵，骰点不現，

贏天光，輸日午，

三更富来半夜穷，

八百銅錢賭唔过二更鼓，

时运不遂真扫兴，真扫兴！

念我毛大，賭場長大，賭咸賭整，全不行外。昨天才欢喜順手謝神明，怎知今夜就輸到清清。剛才除了半斤酒，四两肉，吃得我走起路来拋拋平平。（行走科）哎咋，不覺来到櫻桃巷，且住，想那龔家王氏与那宿秀才，（作有私科）何不乘此夜靜，潛进她家，探个明白，若是給我堵着，无一千也有八百，以后无錢就来，岂不是好？在理在

理，就来行起。(圓場)

〔二幕启，現王氏內室。〕

毛大：(摸至院門)哈哈，待阿官，門无門。(做妙、入院科，躡足至內室門，推門知上門)外門开，內門門，怎能瞞得我毛大！(側耳窃听室內动静)

〔宿介上。〕

宿介：(念)不会胭脂心不死，

会过胭脂未死心！

(搗鞋在手)扫兴！(推院門，毛吓了一跳，急窜避一旁，暗观动静。当毛窜避时，宿一惊，急于掩院門，誤将鞋帕投于袖外，宿扣內門科)

王氏：(內白)是誰？

宿介：娘仔开门，小生来了。

王氏：来！(上，开门。宿进门，王閉門上門。毛近房窃听。王氏亮灯)郎君为何这时才来？

宿介：因……因有要事，故此来迟。

王氏：(見宿衣飾华丽)想是有重要事？

宿介：不錯，乡中佃戶，到来算賬。

王氏：好好，我已备下酒菜，正合其时。(敬酒科)

宿介：多蒙娘仔厚爱。(接酒)同飲，(科)哈哈。

王氏：(同飲)哈哈。如此新衣，我替你脫下来，方免弄污了。

(站起擦滿手，上前拟代脫衣)

〔当两人喝酒时，毛在外按耐不住，作破門捉奸科，正束衣紧带时，脚下踩着鞋包，急夺起不解何物，想后点头，再近房窃听。〕

宿介：不劳娘仔，待我来。(站起来探袖內，吃惊，脫衣搗衣，作找物科)不好了！(繼續找鞋)

王氏：(着急)何事？

宿介：失一紧要之物？

王氏：岂是賬簿？

宿介：(找不到，失望，疑王)是你拾着？

王氏：拾着何来？(見宿情急，有意玩弄)哈哈！

宿介：(恳求地)娘仔千万做情。

王氏：(恐惧，严肃起来)究竟失落何物？

宿介：請勿难为小生，快拿还我。

王氏：(賭气)哎呀！难道我笑都笑不得了！請問宿郎，失落何物？

宿介：罢罢罢，与你說了。日前聞你所言，胭脂有意秋隼，故而今晚假冒秋隼名字，去会胭脂……

〔外面毛大作科。〕

王氏：胡說，胭脂住在深閨，你怎能进得宅院？

宿介：幸喜圍牆尚低，越牆而过，胭脂托故回絕，故而索得綉鞋，作为信物，以作后会之証啊！

王氏：可恼！不理科！

宿介：娘仔息怒，这是小生一时之錯，如今請將綉鞋还我。

王氏：我以为是什么珍珠瑪瑙啦，却是一只鞋。原来你是白舌烏猫，亏你說得出口！

宿介：(窃笑)任由娘仔責罵就是。

毛大：(狂喜)好机緣，好运气，綉鞋落在我手，你可冒名去一回，我就可胡芦照样画。(看鞋科)

王氏：(宿介上前牵衣恳求)啐！那个拾着綉鞋？

〔毛大吓了一跳，但又鎮靜下来听。〕

宿介：(着急)鞋上还包着娘仔送我之帕，倘被旁人拾得，如何是好，岂不連累了你？

王氏：怎么，还包着我的手帕！（着慌）

毛大：哈哈！（摸着鞋包）

宿介：正是，快快寻来。（欲开门）

王氏：慢，俺可点起灯笼。（下，宿点头跟下）

毛大：你做你寻，我做我溜。（急开院门出）

〔下三幕。〕

小闲：（跑上，边走边念）毛大臭弟，任寻不见，肥脚在场，怎可坐失良机！（圆场，与毛大撞个满怀，毛的鞋包丢在小闲那边，闲拾起，毛要抢回，闲避开，见是毛大）你这臭弟，来在这里。

毛大：小闲，物件还我。

小闲：好好。（要打开）此是何物？

毛大：（夺过来塞进怀里）实对你说，这是青楼李姐送我的，
· 有什么好看？

小闲：毛大，闲言休提，早头来个肥脚，快快前去，个人分他一千八百。（拉毛就走）

毛大：勿拖勿拖，今晚我勿，我欲会李姐去，你请！（甩开小闲手）

小闲：呃！你勿，日后休怪我不睬你呀！

毛大：以后的事，以后再說。请！（匆匆下）

小闲：（赌气）好！胆得真，我覓别人去！（下）

（幕 下）

第三場

〔离上场二天。二幕开，卞家宅院，更鼓科。〕

毛大：（上，唱）心头脉脉，更深夜静，